

尊敬的周老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

我們繼續來學習《草堂集》，請大家翻開經本第二〇三頁第三行，我們從第十三段看起，我將這段文念一遍：

【十三。人心一動。鬼神知之。以邪召邪。神不得而咎。】

『人心一動』，我們人的心一動念頭，鬼神就知道了。鬼神他找人，就是根據人心動的那個念頭，如果我們人心不動念，鬼神找不到我們，就在他眼前他也看不到。這個在蓮池大師的《竹窗隨筆》，蓮池大師也記錄了一則公案。蓮池大師是明朝時代的人，是我們中國淨土宗第八代祖師，蓮池大師他的《竹窗隨筆》有三集，叫《初筆》、《二筆》、《三筆》，有三集，也都是一小段、一小段的，這裡面內容也相當豐富。我記得有一個公案就是蓮池大師記錄的，記在《竹窗隨筆》。他說有一個道士他的茅蓬就搭在河邊，有水的地方都有水鬼，有一天晚上這個道士在打坐入定，聽到兩個鬼在對話。其中有個鬼就要找替身，他跟另外一個鬼講，他等了很多年了，明天有一個人會從這個河經過，那個人就是我的替身，他會在這個河當中溺斃，會被河水沖走，會溺死。那個人死了，他的靈魂就來代替他的位置看守這個河，這個水鬼找替身。陸上的有些地方鬼也會找替身，大概水鬼找替身，生前也是溺斃在那裡的，他要再去投胎、再去往生，必須有一個替身，等於代替他的職務在那邊看守。

道士打坐聽到了，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個人頭上頂著一些鍋子

這一類的，要涉水渡過那個河。這個道士聽到昨天晚上兩個鬼在對話，知道這個人今天會被水鬼抓去當替身，所以當那個人要過河的時候道士就勸他，你不要過河，等一下可能你過到一半，山上洪水沖下來，你可能就會被沖走。這個人就聽了這個道士的勸告，他就沒有敢過河，結果過沒多久，果然山上的山洪、洪水很大很急的一下子沖下來。這個人就想，還好剛才沒過，不然走到一半，那個水沖下來要跑也跑不掉，真的被水沖走淹死了，那個道士救了他一命。第二天晚上這兩個鬼又在對話，道士又在那邊入定聽到了，要找替身這個鬼就跟另外一個鬼講，他說本來他今天就可以找到替身，他就可以去投生了，無奈被這個道士破壞他的好事，那個人沒過河，他就沒辦法找替身了。另外一個鬼就跟他講，既然這個道士破壞你的好事，怎麼不去禍他，降災禍給他？你去報復，找他算帳。那個鬼他說找不到，找不到那個道士。其實這個道士就坐在他們前面，這兩個鬼就在道士前面講話，但是這個道士沒有起心動念，他坐在前面鬼看不到，一起心動念鬼就看到了。這是講道家的一個道士。

另外我們佛家也有一個公案，這個金碧峰禪師，很有名的，他定功很深，常常一打坐就入定，一坐就入定了。有一天閻羅王派兩個小鬼要去抓金碧峰禪師，金碧峰禪師壽命到了，把他抓來見我。但是那兩個小鬼去了好幾次都找不到，回去給閻羅王講。閻羅王說再去找，要找到為止。後來他們這兩個小鬼也沒辦法找到，怎麼辦？就是打聽周邊他寺院裡面的人。寺院的人有人在講，這個禪師他什麼都放下了，但是這個禪師他還有一樣放不下。什麼放不下？他吃飯那個鉢，那個鉢他沒放下。如果有人去玩他的鉢，他就出定了。這個話就被小鬼聽到，那有辦法了。原來這個禪師入定了，難怪我找不到。好，那現在有辦法了，你還有一樣東西沒放下，就是那

個鉢，所以那個小鬼就去玩那個鉢，用筷子敲他的鉢。金碧峰禪師在入定，聽到有人，誰在敲他的鉢，起一個念頭，就出定了。那小鬼看到了，這下抓到了，你跑不掉了，跟我到閻羅王那邊去，你的壽命到了。金碧峰禪師問，你們怎麼能抓得到我？他說，你什麼都放下了，但是那個鉢你沒放下，我們知道了，就去玩你那鉢，你就出定了，你出定我們就有辦法找到你了，就可以抓到你了。走走走，現在就跟我去閻羅王那裡。金碧峰禪師說，等一下，那個鉢再給我看看。金碧峰把那個鉢拿來，就把它摔在地下。我這個也放下了，一坐又入定了。講了一首偈，你現在那個鏈子要來鎖我，就好像鎖虛空一樣。一坐又入定了，小鬼又找不到了。

所以鬼神他找人，不是看這個身體，是看我們的起心動念。鬼神，根據佛經講，有報得的五種神通，你只要一動念頭，他統統知道。有時候可能我們自己都還不知道，鬼神都知道得很清楚，動個善念、動個惡念，鬼神都知道，馬上知道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最後面講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」。你起個善念、好的念頭，你善事還沒做，那個吉神就跟隨你了；或者起一個惡念、不好的念頭，壞事還沒做，凶神也就跟來了。所以起心動念就非常重要。起善念，吉神跟隨；起惡念，凶神跟隨。我們現在起佛念，那不就是佛跟我們了嗎？所以念佛的好處就是這裡。心裡只有佛，沒有其他的念頭，那就是佛，我們當下就是佛。所以念佛的原理是根據這個念頭，這個叫淨念，念佛這個念頭叫淨念，淨念相繼。所以「人心一動」，『鬼神知之』。

『以邪召邪，神不得而咎』。如果動了邪念，就感應那個邪神來找麻煩；感應邪神來，那個正神也沒辦法去干涉、去處罰那個邪神，因為是你自己找來的，不是無緣無故。如果是無緣無故，你不

起這個念，他來找麻煩，那些正神他會取締的，像警察一樣會取締、會干涉的；你自己去找的，他也就沒辦法了。就好像我們人一樣，叫你不要去找那些壞人，你自己偏偏要去跟他在一起，那沒辦法。如果你不去找壞人，他來找你，那警察會干涉的；你自己要跑去跟在他一起，這個就沒辦法了。這個邪神也是一樣的道理，是你自己去感召來的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第一句就講，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善惡之報，如影隨行」。關鍵在起心動念，這個念頭去感召禍福，起善念感召福，起惡念感召禍，災禍。這一段主要是講，我們人的起心動念，鬼神都知道得非常清楚。

下面這個公案是紀曉嵐先生他記錄的。「陳雲亭舍人」，有一個人姓陳，耳東陳，雲是天上的雲，亭是涼亭那個亭。舍人就是我們現在講旅店的主人，古時候開客棧的，旅舍的主人，這個舍現在叫賓館、叫飯店，也有叫客棧的。陳雲亭先生他是一間旅館的主人，經營旅館。「言，有台灣驛使宿館舍」。這個驛使，在清朝時代是傳遞公文書信的人。這個人是台灣人，台灣有一個驛使去住宿他的旅館，住在他的旅館。大概傳遞信息，以前交通沒這麼方便，要傳遞這些書信，在半路當中就要去住旅館，外出必須要住旅館。這個驛使住在旅館裡面，「見艷女登牆下窺，叱索無所睹」。住在這個旅館，晚上看到有一個很妖艷的女子登在牆上，古時候房子有些有矮牆，登牆往下看。這個驛使就叱索，叱就是吆喝，就大聲叫，什麼人！索就是去搜尋、去找，怎麼有個女子往下看？無所睹，他去找，找不到。明明有看到一個女子登到牆上往下面偷看，他去找，找不到，也看不到了。

「夜半」，就是凌晨十二點，我們一般講三更半夜。初更是晚上七點到九點，以前有更夫，他都會敲更，初更是晚上七點到九點，二更是九點到十一點，三更就是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，這個叫

三更，子時。半夜就是晚上十二點，夜半。到三更半夜晚上十二點，「朗然有聲」，朗就是很明朗，這個聲音很清朗，有聲音。「乃片瓦擲枕畔」，就是有瓦片丟到他睡覺的那個枕頭旁邊，丟進來。這個驛使，「叱問是何妖魅」。叱就是大聲叫，是什麼妖魅，「敢侮天使」，竟敢侮辱天使。天使就是天朝的使者，以前在朝廷當一個官也都是屬於天使，天子的使者，替他辦事的。什麼妖魅，竟敢來侮辱天使！「窗外朗聲曰」，窗戶外面就很明朗給他回應。曰就是說，就是聲音進來了。「公祿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懼干神譴，惴惴至今。」窗外這個聲音回應說，公祿命重。公就是這個驛使，傳遞公文書信的這個官員。祿命很重，我們一般講福祿，祿就是福報，人祿命重也就是他的福報很重，他一生的受用很豐富，這個是祿命。這個祿命重就是他福報大，有福報的人走到哪裡，這些鬼神、狐仙一類的都不敢接近他，因為他還是有福祿神在保護他的，他有福報。這個聲音就說，我避公不及，我躲避你都來不及了，因為被你發現、看到了，我要逃避。看到你來住在這個旅館，我要逃避來不及，被你看到，導致公斥索，導致你大聲吆喝來找。我也怕，懼就是懼怕，懼干神譴，怕被神明來遣責，怕被處罰。來干擾到貴人，怕被神遣責，所以她心裡惴惴至今，惴惴就是心裡憂慮、擔心、不定，很害怕被正神譴責處罰，所以她很擔心。不小心躲避不及，干擾到驛使大人。

下面她再講：「今公睡中萌邪念」。但是今天晚上你要睡覺，你在睡覺當中，萌就是心剛剛開始動一個念頭，可能自己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鬼神都很清楚了，邪念。「誤作驛卒之女，謀他日納為妾。」誤就是誤會。他看到牆上那個妖艷的女子，這個驛使誤會以為是這個是驛卒之女，驛卒就是他下面的部下。這個驛使，以前都是騎馬或者坐馬車，送書信或者送聖旨這一類的重要的文書，這是

一個官，驛使也是一個官，官下面當然有他的部下，他的驛卒就是部下。他誤會以為剛才在牆上是他部下的女兒，他起一個念頭，謀他日納為妾，就想以後就接納她為妾，接納他驛卒的女兒為妾，動了這樣的一個念頭。這個聲音就跟他講，「人心一動，鬼神知之，以邪召邪，不得而咎我，故投瓦相報，公何怒焉？」這個聲音就跟他講，人心一動，鬼神都知道了，你動邪念就招感邪神來，這個正神不得咎，這個正神就不能去責備她。因為你自己招感的，你現在是動了邪念了。剛才被你看到，你還沒有動邪念，還沒有動這個念頭；後來誤會以為是驛卒的女兒，睡覺的時候起了這個念頭，想要改天納這個驛卒的女兒為妾，動了這個念頭，她就可以去戲弄他，所以就投瓦片來相報。也就是告訴他，你動了邪念，你自己動了這個邪念，招感，我才敢給你丟瓦片，不然我逃都來不及，怎麼敢給你丟瓦片？所以人心一動，鬼神知之，以邪召邪，不得而咎我，不得歸咎我。要怪你自己，不能怪我。所以公何怒焉？投瓦相報，給您報告這個事情，讓你知道，你何必生氣？「驛使大愧，未及天曙，促裝去。」這個驛使聽到這個聲音講，生大慚愧，也很沮喪，也很慚愧，天還沒有亮就趕快整理行李，促裝去，很倉促的就走了。這是講台灣驛使的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本身就是告訴我們，人心一動念頭，鬼神都知道，動善念鬼神也知道，動惡念鬼神也知道，也就是提醒我們起心動念非常重要。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裡面也講了一個公案，過去我常常講，這個也是提醒我們自己。它是註解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。」有一個元自實先生，有一天拿把刀要去殺人，要去殺一個姓繆的，這個姓繆的對不起他，他要去報仇。一大早帶著刀要到他家去，要把他殺了報仇。途中經過一個軒轅廟，軒轅廟就是供黃帝的。現在在大陸可能

供黃帝的廟在河南，河南有供黃帝的。不是當皇帝那個皇帝，是黃色那個黃，我們是炎黃子孫，黃帝。在台灣宜蘭有軒轅廟，就是供黃帝的。這個廟祝，管理這個廟的人一大早起來誦經，那個黃帝廟也有經典，他們也起來做早課來誦經。這個廟祝看到廟門口一個人走過去，後面跟了很多的凶神惡煞，跟一大堆。沒多久看到這個人又繞回來，又從廟門口經過，這次回來後面跟了很多的護法善神、天使，很善良的。

這個廟祝看了就很奇怪，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？剛才去做什麼事情？就把他叫來，找來問，請問他的姓名，你剛才是去了哪裡？元自實就給廟祝講，他說，不瞞你說，剛才我去報仇的，我帶了刀要去殺一個繆的，到了他家門口忽然就起一個念頭，就想到這個對不起我的就是姓繆的一個人，只有他一個。這個姓繆的這個人，他上面還有一個老母親八十幾歲，他還有妻子兒女，兒女也還小。他就想，對不起我的只有他一個人，如果我現在把他給殺了，那他的老母親誰來奉養？他的妻子兒女誰來照顧？我殺了他一個人，不是等於殺了他們一家嗎？俗話所謂冤有頭債有主，他們家人是無辜的，我殺了他，會連累到他們家人，我殺他一個等於殺他一家人了。他起了這個善念，為他的家人想，後來就放下、放棄了，不報仇了，算了，就回去了，就繞回去了。這個廟祝聽到元自實先生這麼一講，他說那我明白了。他說我跟你講，你知道嗎，你剛才經過我的廟門要去殺那個姓繆的，你肯定是怒氣沖沖，帶著仇恨要去殺人，恨！你知道嗎，我看到你後面跟了一大堆凶神惡煞，都跟著你，凶神跟了一堆。你到他家，你忽然起了一個善念，替他家人想，放下仇恨不報仇了，你回來的時候後面跟了很多護法善神，吉神跟著你。這個廟祝就勸他，以後你好好斷惡修善，將來你的前途無量。元自實聽到這個廟祝這麼講，全身冒冷汗。起這個念頭，怎麼這個吉

神、凶神這麼快就跟來了？後來他真的接受這個廟祝的勸告，努力斷惡修善，後來當官也當的很大。

《感應篇》有這麼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我常常提起，也是自己提醒自己，也跟大家分享。有時候我們很生氣，氣一個人的時候，很恨這一個人的時候，有人對不起我們，我們很恨他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想到《感應篇》這一句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」。就想到元自實這個公案，你起這個念的怒火，你的凶神就已經感召來了，你周邊就很多凶神了；你念頭放下，那吉神就來了。所以感應吉凶，都是我們人心善惡念頭去感召的。我們現在起心動念就提起佛念，這個是最好的，我們提起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不就來了嗎？那多好！所以念佛的原理也是這個。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善惡要了解善念、惡念，念佛叫做淨念，淨念你能夠相繼，不假方便，你就自得心開了，所以念佛殊勝就在這裡。這個大家共同勉勵。這段我們就學到此地，我們再看下面這段：

【十四。聖人之心。與天地通。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。其精奧亦與天地通。故相感也。】

這個十五段也是同一個公案節錄的。

【十五。古詩云。水性自云靜。石中亦無聲。如何兩相激。雷轉空山驚。】

聖人的心跟天地都是相通的。我們看到聖人，總是覺得那是聖人、我們是凡人，好像那是聖人他的心可以跟天地通，我們凡人通不了。實在講，聖人還不是凡人去做的？沒有凡人哪有聖人？聖跟凡是相對的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沒有凡人，聖人從哪裡來？聖跟凡是相對的。所以聖人之心跟凡人之心有什麼兩樣？《三時繫念》講「凡聖同途」，二六時中聖跟凡都是一樣的，聖人是這個心，凡人還



是這個心，都一樣，都平等的。差別在哪裡？聖人覺悟了，凡人還不覺悟，差在這裡。我們現在學什麼？學個覺悟而已，沒有別的，

所以『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，其精奧亦與天地通』。「大儒」就是學儒家學問的，在中國從漢朝開始，以儒家的經典教育做為國家主流的教育，所以從小讀書就是讀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，學得比較好的就是當代的大儒，大學問家，有道德、有學問。這些大儒闡發，「闡」是闡揚，「發」是發明，聖人所講的道理，它的精奧也是與天地相通的，互相感應，『相感』就是互相感應。這個古詩講的，『水性自云靜，石中亦無聲。如何兩相激，雷轉空山驚』。這也是一個感應，互相的一個交感、一個相應。

這段公案比較長一點。「朱子穎運使言守泰安日。」有一個人姓朱，朱元璋的朱，兒子的子，穎就是聰穎的穎，他叫朱子穎。運使是清代在轉運鹽巴的，我們吃的那個鹽，在清朝有一個轉運監督運使司，司就是一個部門，管理運送鹽的，在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一帶有產鹽的地方。聽說以前擔任這個運使，運鹽的這個官位是個肥缺，很有肥水，可以賺很多錢的，當然都是人家送賄賂這一類的，肥缺。朱子穎運使，當運使這個官。言，就是他講。這個也是紀曉嵐先生聽他講的。言守泰安日，泰安是在山東泰山那邊，有個泰安。台灣也有個泰安，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服務區，靠近台中那邊有個泰安服務區，那個取山東泰安的名稱。那個泰安我去過。

「聞有士人至岱岳深處。」這個岱岳就是山東泰山，五嶽以泰山為首，大家有聽過東嶽大帝，東南西北中五嶽，東嶽它是第一個、為首的，太陽從東方出來，為首。士人就是讀書人，他到泰山深處，就是進入深山裡面，去那邊可能是旅遊。泰山，我也去旅遊過。他到泰山很深的山裡面。「忽人語出石壁中曰」，忽然聽到有人

在講話，這個人講話的聲音是出自山上的那個石壁，石頭的牆壁，那個聲音從那個地方出來的。這個石壁當中有人講話了，「何處經香，豈有轉世人來耶？」他說，什麼地方有經的香味、經典的香味，是不是有轉世的人來？這個人身上有經典的香味，那是有來歷的。這個石壁出的這個聲音，問是什麼人，怎麼身上會有經典的香味？是不是轉世來的人？「剗然震響，石壁中開。」剗然就是好像切石塊，切得很整齊，聲音一響，震響就是震動，它的聲音很響。石壁中開，這個石頭牆壁就開了，好像一道門這樣打開了。

「貝闕瓊樓湧現峰頂。」貝闕瓊樓，好像看到高樓大廈，金碧輝煌，美輪美奐，亭台樓閣，雕梁畫棟，那個太莊嚴了，在這個山峰頂上出現這些瓊閣樓台，金碧輝煌，突然出現這些景象。「有耆儒冠帶下迎。」這個耆，上面一個老，下面一個日，這個念「其」。這個在《曲禮》上講，六十曰耆，就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叫耆。像我就是耆，我六十八歲是耆，所以大家可以稱我耆老了，根據《禮記》講的。這個耆儒，就是讀書人，大概六十歲以上的老人。所以現在大家稱我老法師也可以。這個耆儒戴著帽子，冠就是帽子，以前那個讀書人戴帽子，戴冠。下迎，來迎接這個士人，讀書人。

「士人駭愕」，駭愕就是很驚訝，怎麼這個深山出現這些景象，看到一個六十幾歲的讀書人戴著這個儒冠來迎接他。就問這個老人，「問此何地」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「曰：此經香閣也。」這個地方叫做經香閣，經書有香味的一個閣樓。「士人叩經香閣之義」，這個讀書人，叩就是請問，什麼叫經香？經香是什麼意思？「曰：其說長矣，請坐講之。」其說長矣，就是你要問這個經香是什麼意思，說來就話長了，那不是兩三句話就可以講清楚的，講的要比較長了，請他坐下，慢慢給你說明什麼叫經香，就請士人坐。然後就給他講，「昔尼山刪定，垂教萬年。」昔就是過去，尼山就是尼丘

山，在山東，就是孔子的出生地，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就是去尼山祈禱才生了孔子，所以孔子字仲尼，因為他母親去尼山祈禱才生他的，所以尼山是指孔子。刪定，我們祖先古聖先賢的這些經典，比較不純的刪掉，比較精華的把它定下、留下來，刪定。刪定之後垂教萬年，像《詩經》都有經過孔子的刪定，垂教萬年就是流傳千年萬世了。

「大義微言，遞相授受。」這個重大的意義，微妙的這些言論，遞就是傳遞，一代一代傳下去，遞相授受。「漢代諸儒，去古未遠。訓詁箋注，類能窺見先聖之心，又淳樸未漓，無植黨爭名之習，惟各傳師說，篤溯淵源。沿及有唐，斯文未改。」這個一段，耆儒就給他講了，說孔子刪定這些詩書經典傳到後世，這個微妙的義理代代相傳，傳到漢代。漢代諸儒、讀書人距離孔子那個時代還不是很遠，時間還不是很長，去古未遠。訓詁箋注，訓詁是古代小學其中的一門功課。古代的小學不是我們現在的小學校那個小學，古代小學它有三個科目，就是音韻學、文字學、訓詁學。音韻學就是解釋那個音，釋音、讀音、音韻；文字學，釋形，解釋那個形狀，像象形文字，中國文字有六書；訓詁就是解釋它的義理。所以古時候小學他學的內容就是音韻學、文字學、訓詁學，現在英國威爾士大學大概就學這三個，古時候這個是小學的內容。

訓詁是指古代研究古書當中詞義的學科，分析古代書籍中的語法，修辭研究的方法與對象，也就是研究這些學問的叫訓詁。這個就類似我們講佛經，找這些資料，註佛學的名詞術語，消文釋義，這一類的學問。箋註就是各種註解。類能窺見先聖之心，這一類的也都還能看到古聖先賢他們的心境，就是以心傳心的這個心法。又淳樸未漓，淳樸未漓就是很樸實的來做這些註解，沒有離開它這個原義，沒有違背。無植黨爭名之習，植就是樹立的意思，樹立不同

的學派，然後在那邊爭名，也沒有這種習氣。惟各傳師說，篤溯淵源。惟有師承、承傳，老師怎麼傳下來，我就原原本本照這樣傳下來，沒有去改變它。所以篤溯淵源，這個篤就是忠厚誠實，追求這個根源，根據這個根源，一直沿襲下來沒有改變。沿及有唐，沿就是沿革、沿襲，一直傳下來，有唐就是到了有唐朝這個時代。斯文未改，這個訓詁學從漢儒一直傳，傳到唐朝沒有改變。所以唐以前的大儒都是依漢儒這些著作一直傳下來的。

唐傳到下面，「迨乎北宋」，到了北宋。因為宋朝有分南北宋，南宋、北宋。到了北宋，「勒為注疏十三部」，大概是朝廷頒布命令，這些儒家學者要去註解十三經。十三部就是十三經，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，這個十三經，十三部。「先聖嘉焉。諸大儒慮新說日興，漸成絕學，建是閣以貯之。中為初本，以五色玉為函，尊聖教也；配以歷代官刊之本，以白玉為函，昭帝王表章之功也，皆南面。」到北宋著了十三疏，當時諸大儒慮新說日興，漸成絕學。北宋的註解就沒有沿襲漢儒了，從程子朱子開始，他們有他們的註解方式了。這些大儒看到北宋有新的說法出現了，不但出現，還日漸興盛，原來漢儒這些註解就漸成絕學，絕就是沒有了，漸成絕學。這些書籍怎麼辦？建是閣以貯之，就是把它儲藏起來，我們現在說典藏，把它收藏起來，不要讓它沒有了，以貯之。中為初本，以五色玉為函，尊聖教。這個書庫裡面，中間是最初的、最原始的初本，以五色玉，五種顏色的玉為函。這個書函，應該大家看過，現在我們印書有時候有很精美的一個盒子。它這個是用玉做的盒子，把它裝在裡面。是尊從聖教，這個古聖傳下來的經典尊從聖教。再配以歷代官刊之本，就是官方印的版本。最原始的放在當中，配歷代官

刊之本，政府印的版本，以白玉為函，用白玉函套。以這個來昭帝王表章之功也，皆南面，這個都是帝王也有這個功德，這個書櫃就向南面。

「左右則各家私刊之本」，那個左右放的就是民間印的，不是政府印的，放在左右。「每一部成，必取初印精好者，按次時代，度置斯閣，以蒼玉為函，獎汲古之勤也。」民間私刊的，印得比較精好的，按次第時代，這個度置的度就是裝東西、收藏東西的架子，像我們現在書架一樣，就放在這個閣樓裡面，這個書函以比較蒼白色的玉做為一個函。獎汲古之勤也，這個也是一種獎勵，獎勵古代努力做這些刊刻經典的這些人。「皆東西面」，這個就是東西對面，就是中間那個是向南，這個是東西面。「並以珊瑚為簽，黃金作鎖鑰。東西兩廡」，東西兩邊的走廊，放在這兩邊。「以沉檀為几」，就是沉香、檀香做這些書架。「錦繡為茵」，外面還畫了很多錦繡來做裝飾。

「諸大儒之神，歲一來視，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。」大儒，就是過去往生的這些大儒做神明了，歲一來視，就是每一年來看一次。這些大儒來這裡看看，相與，大家都一起坐在閣樓後面三楹，就坐在後面三個屋子裡面。「則唐以前諸儒經義，帙以纂組，收為一庫。」這個是唐朝以前歷朝歷代大儒，他們蒐集整理編纂的這些經義。帙以纂組，就是用封套把它組合起來，像現在的圖書館一樣把它編排分類，把它編纂起來。收藏一庫，就是收藏在一個書庫，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書庫一樣。這個是唐朝以前的。「自是以外，雖著述等身，聲華蓋代，總聽其自貯名山，不得入此門一步焉。先聖之志也。」從唐以下的，雖然著述非常多，而且很有聲名，聲華蓋代，在當時那個時代很響亮的、很出名的這些大儒的著作，註解這些經典的著作，就是從北宋以後、程朱以後的著作，這些著作就是

他們自己去貯放在其它的名山了，不得入此門，就不能入這個門。要入這個門是唐以前的，唐以後、北宋以後，那些著作就不可以入，就放在其它的名山了，不得入此門一步焉。先聖之志，這是古聖先賢他的意思。

「諸書至子刻午刻，一字一句，皆發濃香，故題曰經香。」這些經書，儲藏在泰山的這些經書，到子刻午刻，子就是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，午就是中午十一點到一點，過了一點以後就是下午了，這個叫子刻午刻。在子午時這個時刻，這個典藏的經書一字一句皆發濃香，很濃的經的香味散發出來。故題曰經香，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題名叫經香，經的香味。「蓋一元斡運，二氣絪縕，陰起午中，陽生子半，聖人之心，與天地通。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，其精奧亦與天地通，故相感也。」給我們講這個道理，一元斡運，斡就是在這個當中流轉，我們叫斡旋、斡運。二氣絪縕，陰陽相生，所以聖人的心跟天地通。這些大儒闡發聖人之理，他的精奧也跟天地通的，相感。

下面接著講，「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，他人則否。」要傳這個學問的人他才能聽聞到，才能聞到這個經香，不是傳這個學問的人就聞不到了。「世儒於此十三部，或焚膏繼晷，鑽仰終身，或鍛鍊苛求，百端掊擊。」掊擊就是抨擊。「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。」世儒於此十三部，這個是北宋以後註解十三經，各有它專攻的地方，有的焚膏繼晷，就是很用心的來註解整理這些東西，或者鑽仰終身，終身在這個地方去研討，或者鍛鍊苛求，或者百端掊擊，各有發揮。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，以每個人他的根性、他所認識的，以及他自己所根據的，來發揮他的義理。這個是耆儒跟他講的。

「君四世前為刻工，曾手刊《周禮》半部，故餘香尚在，吾得以知君之來。因引使周覽閣廡，款以茗果。送別，曰：君善自愛，

此地不易至也。士人回顧，唯萬峰插天，杳無人跡。」耆儒給這個士人講到這裡，他說，君你四世前是一個刻工，刻經書的刻工。曾手刊《周禮》半部，你曾經自己手刊刻《周禮》（十三經的其中一部《周禮》），刻了半部，故餘香尚在，你這個經的香過了四世了，輪轉了四世，你那個香還在。所以，吾得以知君之來，因引使周覽閣廡。他說因為這個因緣認識你，這是你來到這個地方的一個因緣，所以能夠引導你來閱覽閣樓裡面這些典籍。並且款待茗果，請你喝茶吃糖果。吃完喝完了，送別，這個耆儒就跟他講，君善自愛，此地不易至也。給他送出來之後，他說你要自愛，這個地方不容易到。出來之後，這個士人一回頭，士人回顧，唯萬峰插天，杳無人跡，看到的都是山峰，什麼閣樓都不見了。

這段公案，紀曉嵐他評論說，「案此事荒誕，殆尊漢學者之寓言」，就是人家編的一個寓言。實際上，我們學佛的人知道，這類事情不一定是寓言，也有真實的。像慈悲三昧水懺，悟達國師去四川看到迦諾迦尊者那個道場就是跟這個一樣。身長人面瘡，這是真實的。他進去看到有七寶宮殿，非常莊嚴，等尊者給他治好，那個童子送他出來之後，再回頭一看，一片荒山，七寶宮殿不見了。因為世間人沒學佛，聽到這些事情他們總是有懷疑的。因為紀曉嵐他不是學佛的，所以他記錄的這些事情當然他不會用佛法的立場，但是這個也是他真實的地方，他自己不會去編纂，有什麼講什麼，這個是代表他的看法。

這段還沒講完，這段比較長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明天再把那個下面講下去。好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夜夢吉祥，我們明天見。阿彌陀佛。